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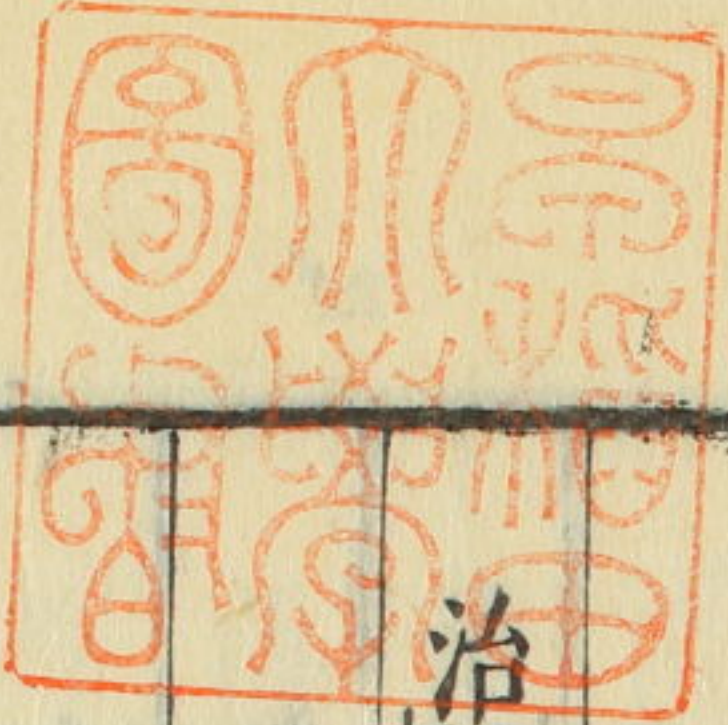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七十九
至八十一

仁2
76
31



門仁12
辨76
卷31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誥閱

濟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射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也植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也于家邦終也于

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

大學衍義補 卷十一
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錯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愛敬之化。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脩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脩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而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葉夢得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吾為人子。為人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為之。

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為人子之禮。以愛其親。盡為人少之禮。以敬其長。況吾儕小人哉。於是咸知以愛親為事。而敬其貴。於是由己父之親而推之。凡一家之親。不敢以不愛焉。咸知以敬長為事。而用其命。於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順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於一家。自然有以錯之於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異化故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

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

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

也。首言孝。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

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

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

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為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

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為德。則以敬為本焉。

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謂干犯者鮮

也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謂悖逆爭鬪之事者未之有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朱熹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言人能孝

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

則其道自充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

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性之中則

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於良心自然不

為逆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於根

本根本既立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

得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

一念之仁則起於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所謂老也而民興感發而起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幼而無父之稱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

矩所以為之器之道也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嘗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繫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

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而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先儒謂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卽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卽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旣得以遂吾老

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以遂其老之長之之願而為其老者長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長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家之不如其意無有廢而不舉之處無有偏而不均之患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於國而國亦然推之於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端實在於此蓋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德之全在於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行之之端於是乎啟處之之則於是

乎周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於此哉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寧之以孝弟之義頒

與班同。老人頭半黑白者。白者不負任在戴任在於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學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間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

凡民有養
備匍救之

卽此意

大學後章

卷之十九

七

家者可知。於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於國者。必能尊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欲其於孝弟之義。深致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張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所固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栻謂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則是唐虞

大學行義補

卷之十九

躬孝弟以敦化

八

三代之治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夫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於天下豈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於政

治者必本仁義而仁義之推行必始於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而孟子於是二者尤切切焉。不而足。蓋親親長長達於天下而為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失其名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

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

哉。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臣按。爲治之道。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必先於孝。

弟。蓋人人皆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卽仁也。人人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卽義也。親者。吾之私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愛吾之親者。無以異。使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爲仁也。兄者。吾之私長。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爲義也。噫。良心出於一人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爲治。天下之平。其端在此矣。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祥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起恩禮之中。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陳澧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

臣按。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第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第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

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猶賜也糜粥糜亦粥也飲食。

陳澧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尊高生尊之能居

下之故典重也

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吳澂曰。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

尚年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于

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獮狩。脩乎

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穎達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

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眾行孝弟。

雖死。不捨也。

吳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朝廷

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獲狩者用衆於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為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制牲體為祖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醕食畢以潔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干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鄭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方慤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來也。

臣按。天子行養老之禮。則下之人化之。雖以鄉里閭巷之間。莫不皆以齒序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雖耄耄困窮。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養之。而不敢遺棄。舉斯心而推廣之。至於強不犯弱。衆不暴寡。皆自人君養三老五

更於太學中來也。此無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爾。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紵大

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公進。僕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輜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

軌按輜恐當作輶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酌。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

入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臣按養老之禮。則自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之世。以孝弟爲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故設爲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帥天下之人。使之皆歸於親親長長之化。無一人而不親其親。而孝不長其長。而弟禮教日明。風俗

日厚天下豈有不治乎也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九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大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

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後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為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孝子莫大乎嚴父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之嚴人子
嚴之也師
之嚴弟子
嚴之也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澧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慤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

之道。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軌按大戴禮無口口生敬四字

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所。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揀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朱熹曰。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

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
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
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已
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
為臣而君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
臣也臣忘其身之為臣以道在已也古之聖君
其尊師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
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

推演之以為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
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為子孫
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
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
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
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輔相世代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

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前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

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行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也。類德齊。莫

能相尚也。過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廣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曰驕而下曰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曰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爲迂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疎，惟恐

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之譏。彼已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耆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而重道哉。以上尊德樂道。敬師儒。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陳澧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畱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

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禮祀焉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為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蓋祀魯一太牢之效耳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辛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億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億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傯。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

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時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真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一
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

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旣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

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韠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

聖。其後又以犯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拜。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韠袍。况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

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

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應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偽作天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顏回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以顏回配享孔子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從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

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李元瓘請得從享祀。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王乃贈顏子為公閔子等九人為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為公侯伯之始。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兗公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閉損等九人為公。郝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侯。又詔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為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為姦黨所蔽。雖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大之惡而增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大學後義禮 卷八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世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元文宗加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邠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有功於聖經。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詘身。

稱為理宗不媿

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諱戴聖之貪殘馬融之
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
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
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激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
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聖先
師焉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士擊鼓以徵
召學士蓋警動眾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
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
雖日以舉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

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爲美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本以爲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祿

大學後義補卷八十一
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爲懼賴主上之寵靈以光賁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爲有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

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徃徃勉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鉸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終

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以上無字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一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

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間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草譬則民也。風之為氣勁而力。草之為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

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已凡吾所令於民以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為典常者也則吾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為美化

頑為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小曰羊，大曰羔。也。羔羊之皮。

所以為裘也。素自絲五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出。

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君一身為風化之本，烏可不慎其所

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鄭玄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如。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一
是。可謂難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爲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

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爲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爲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作孚。

陳澹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

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

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

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矣。不必刑

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

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

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

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

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馬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

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

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

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

也。林林之衆，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倣倣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陳澧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

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一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卽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

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人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心神固資之。以爲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廢而痿痺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爲奉養。然而役使之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爲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爲朝夕之儆。以此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

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宣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為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

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已。然後為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朱熹曰。莊。謂容貌端莊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
意於歐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
教不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蓋謂在上者能如
此臨之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
有如此感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

范祖禹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

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
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
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
而萬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
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

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為。義之不當為。分之不得為。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強劫之。恣吾之材。以妄為之。皆是盜也。吾為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為小盜。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矣。

尹焯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天闕。

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
 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
 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
 之懲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後加之
 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
 加之以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
 道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
 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
 何以知其為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
 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

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
 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為則下之人同有是善
 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為之以約小見於背者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已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
 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一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已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

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卽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已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爲已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爲心者能若是乎苟爲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不獨用人為然

詩云節截然高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俱也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也則為天下僂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僂矣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

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為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為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大學後義補 卷之十一
臣按此章卽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爲治必存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劓癩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與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體風化之原者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

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爲非禮非義之事。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爲。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已也。後世世主其所頒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旣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倣倣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

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于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卽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君旣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爲天下先。復立爲制度。嚴爲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

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疎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爲之制嚴爲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六十八雜